

新书速递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

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是白先勇的全新作品集，书写一个时代的轨迹，是故事的日积月累，更是填不满的文化乡愁。

作者在字里行间深感生命中值得纪念的这些人、那些事，是永远回忆不完的人生财富，折射出他的成长经历、心路历程及审美理想。白先勇用毕生的沉淀之笔，描绘了一幅生命画卷。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就像委婉的长河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余韵，在寂静无声的文字中，蕴含着丰沛的生命力。

《记忆的革命》

在这个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，年轻人尤其是孩子需要训练记忆力，提高专注力，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。本书以“涂鸦”为手段，根据大脑偏好图像信息原理，重启我们与生俱来的“过目不忘”记忆潜能，全面升级级的大脑学习力。

作者张海洋从事脑力教育13年，在行业中有高知名度，现担任环球记忆锦标赛组委会主席。



77岁之际撰写77篇妙文，2020开年全新随笔集《书房一世界》出版——

冯骥才主动打开书房的门

◎ 舒芳

书房是安顿自己心灵的所在。这里诗情画意，又往往杂乱不堪，充满了作家人生的堆积，从中能找到他阅读的历史、写作的习惯、独特的审美和观念，找到他最深刻的记忆和情怀。也因此，每到一个国家，冯骥才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除了博物馆，就是作家的故居。他总能从那一个个书房里发现大量有趣的细节，并从中获得启示。而有趣的是，古今中外的作家似乎写自己书房的人并不多。

书房之于作家，不仅仅是读书写作之所，正如冯骥才所说：“对于作家，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，是自己精神的原点，有自己的定力。”

书房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与纯然自我的心灵天地，折射出主人隐秘的精神世界。现在，冯骥才用这本《书房一世界》主动打开自己书房的门，请读者走进他的“心居”。

书房说

冯骥才

作家之特殊是有一间自己专用的房子，叫做书房。当然，有的作家没有，有的很小。我过去很长时间就没有，书房亦卧室，书桌也餐桌，菜香混墨香，然而很温馨。现在已然有

了，并不大，房中堆满书籍文稿，但静静坐在里边，如坐在自己的心里；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，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。

这是作家的一种特权。

书房不在外边，在家中。所以，大部分作家一生的时间注定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。然而，作家的写作很少与自己个人的生活相关。因为他的心灵面对着家庭外边的大千世界，扎在充满各种烦恼的芸芸众生与挤满问号的社会里。这温暖的书房便是他踏实的靠背，是他向外射击的战场。因此，对于作家，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，是自己精神的原点，有自己的定力。

由于作家的书房在自己家里，作家的家就有特殊的意味：生活的一半是情感的，书房的一半是精神的。当然，情感升华了也是一种精神，精神至深处又有一种情感。

如果一个作家在这个书房里度过了长长的大半生，这书房就一定和他融为一体。我进入过不少作家的书房，从冰心、孙犁到贾平凹，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，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。作家决不会在自己书房里拘束的，他的性情

便自然而然地渲染着书房处处。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、气质、习惯、喜好、兴趣、审美。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、稿纸、文牍、信件、照片和杂物中，当然一定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东西，那里却一准隐藏着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，或者私密。

就像我自己的书房。许多在别人眼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——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。它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，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需永远留住的收获。

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。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。当我认真地面对这些细节时，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；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去，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！

所以我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，一个一己的世界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。

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，对于作家，最神之所往之处，还是自己的书房。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。我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。我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：

“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。”

（《书房一世界》自序）

2019年，作家冯骥才先生77岁，一个夏天，他写了77篇精妙短文，每篇皆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，娓娓道来，串联起人生的细节，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念，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，意境深邃而辽阔。这些短文结为一本全新随笔集《书房一世界》，2020开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全彩精装，配有近百幅图片，设计韵味雅致，兼具阅读与赏玩之美。

在人们印象中，作家似乎都是寒窗苦读、秉烛夜书，作家的书房好像一定都跟图书馆一样整整齐齐地堆满了书。然而冯骥才说：“远非如此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作家的书房和作家的生活。”

他写道：“文人的书房大都有个名字，一称斋号，我亦然。古来一些文人作品结集时，常以自己书斋的名字为书名。如蒲松龄的聊斋、刘禹锡的陋室、纪昀的阅微草堂、陆游的老学庵、梁启超的饮冰室，等等，这例子多了。由于他们作品卓绝，书房之名随之远播，世人皆知。张大千总把大风堂写在画上，这堂号便威风天下。我去台北大千故居看了看这大风堂，不过一间普通画室，并无异象，远不如他的后花园面山临溪，怪石奇木，意趣盎然。显然由于他的画非凡，才使得他这间普普通通的大风堂，似亦神奇。”

提起战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，我们马上会想起马丁·路德·金那篇振聋发聩、闻名天下的演说《我有一个梦想》。这篇呼吁以和平的方式消灭种族歧视、让黑人享有平等公正民主权利的檄文，可以说是一面引导黑人走向自由之途的光辉旗帜。差不多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，詹姆斯·鲍德温的小说《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》用文学的形式，为那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，做了富于感染力的形象化的注脚。

纽约曼哈顿黑人区的黑人青年范尼与邻家姑娘蒂希自幼青梅竹马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们坠入了爱河。范尼干过烧烤店的快餐厨师、卡车搬运工等工作，但具有雕塑天分的他不满足于黑人惯常的这些卑微的职业，租了一间阁楼，投入到令他痴迷的木雕艺术中，既为谋生，也为了他和蒂希共同的未来而打拼。正当他们憧憬着幸福的明天时，一场由种族主义者、白人警察贝尔精心策划的报复阴谋，让范尼无辜遭受强奸指控，锒铛入狱。已有身孕的蒂希、他们的家人和律师必须同心协力，找到范尼无罪的证据，方能赶在孩子出生之前，让他重获自由。为此，蒂希的母亲莎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，去寻找唯一的证人。然而，要让范尼重获新生，谈何容易！每一次，蒂希去监狱探望范尼，告别后感觉自己就像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样艰难……

范尼被诬陷入狱，表面上看是掉入了警察贝尔设下的一个局。蒂希在蔬果店里遭到了一个白人瘾君子的调戏，范尼发现后怒不可遏，将他打倒在地。正好被执勤的贝尔看见，贝尔不假思索，认定范尼有“企图伤害罪与殴击罪”的嫌疑，要将他抓到警察局里问罪。幸好意大利人女店主挺身而出，证明范尼是为保护女友免遭侮辱正当自卫，贝尔这才悻悻离去，但就此与范尼结下了梁子。不久，波多黎各裔唱维多利亞逃出居所，惊叫遭人强奸，恰巧范尼路过此地。于是，在贝尔的授意下，维多利亚在

一群被带到警察局的嫌疑人中，指认范尼就是强奸她的凶手。范尼无辜入狱。贝尔显然是为报复而构陷范尼，但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，犯有前科，却让我们找到了他的罪恶行为的前后动因。在布鲁克林区从警时，他谋杀了一个12岁黑人男孩，遭到的处罚只是被调到曼哈顿区，因此，更加有恃无恐，为所欲为。在当时的美国警界，歧视黑人、有罪推定十分普遍。接手范尼案子的律师海伍德还透露，负责这一案件的地区检察官比贝尔更坏更糟糕。可见，鲍德温通过描写范尼的遭遇在告诉人们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而是在黑人社会地位低下、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，有色人种命运无法得到保障的一个缩影。

鲍德温用朴实无华、饱含激情和张力的语言讲述着这个忧伤的故事。他娴熟的叙事技巧让故事情节在顺叙和倒叙之间从容转换、无缝连接，不疾不徐之中却闪耀着感人的和思索的力量。范尼和蒂希，他们的家人，面对的是笼罩社会的仇视压迫黑人的黑暗氛围，他们有过软弱，有过争吵，但最终相互扶持和支撑着朝前走去，为摆脱那严峻痛苦的命运而抗争，是因为在他们的周围，还有善良和正义的声音在鼓舞着他们。那位仗义执言的意大利女店主，那位在范尼出事后打电话安慰蒂希、主动表示她可以拿走房租作为急用、并保证为他们保留阁楼的白人房东，就是善和爱的代表，虽然微弱，却是希望不致于沦陷的基石。

悲剧之所以感人肺腑、有净化人心之功效，是因为无须用喜剧加以稀释。蒂希母亲波多黎各之行并未能说服维多利亚为挽救范尼而诚实作证。相反，维多利亚也因此精神失常，成了小说中又一个悲剧人物，法庭因此只能推迟审判时间。范尼依然身陷牢狱，但他不再自暴自弃，而是用蒂希带给他的纸张和木头开始画素描、雕刻作品。因为，他明白他和蒂希的孩子即将呱呱坠地，那是他们的希望和黎明，他必须坚持到那一刻。

《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》

◎ 刘蔚

善与爱会带来希望和黎明



永远相信爱
Trust Love All the Way

小说家是时间的魔术师 道具是文字

◎ 石华鹏

从读者角度来说，小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聚焦型，随着阅读的终结，总可读出某种清晰的题旨和思想来；一类是发散型，在阅读结束的那一刻，小说的题旨也随之发散和模糊了，难以找到某种聚焦点。两类小说无关高下，各自精彩，各自有人喜欢。前者可以感受到生活的丰赡和细腻，后者可以感受到生活的丰赡和细腻。

禹风的长篇小说《静安1976》属于后一类。

一个小说家写下一部漫长的小说总是想记录些什么、思考些什么、表达些什么，但当他的记录随记忆跳跃、他的思考不甚明晰、他的表达欲言又止时，他的小说便呈现出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美来。禹风这部小说即是如此。

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。静安那一年，人生几十秋。在我看来，这部小说至少涉及时间的三个维度。一是表现时间的相对性。回忆的时候主人公葛小宝年近五十，中间隔了三十七八年，也就是说，一两年的事情影响了主人公近四十年，时间在这里成为一个相对物。二是展示时间的多种情态。一年有多长？12个月，365天，但小说向我们描述了另一种时间情态，一年有15万字，有200多页，无形有形。小说在讲述一年的故事时，以夏、秋、冬、春四个季节来结构，但是在每个季节的叙述中，故事的时间又回到模糊、混沌状态，禹风并没有交代哪一天哪一时，这种写法契合了记忆模糊的特质，时间的情态在小说中自由地变换，让小说别有意味。三是体现时间的非线性和多重性。小说家是时间的魔术师，道具是文字。“岁月的旋涡，立马逆时针飞转……”小说由“当下”进入“过去”，在对“过去”的表达中，由“夏日”开始到“春光”结束，时间在文字的叙述中自由翻转，从不同的时间点讲述一个故事或多个故事，塑造了时间的多重性和非线性，将读者带入



叙事的魔幻和魅力之中。

这是一部关于成长记忆的小说。作家写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少年成长记忆。十一二岁的葛小宝生活在静安一区一座老房子里，里面住有十几家房客，特殊的年份，不同的人人生，各家各户的欢乐与哭泣，共同搭建起葛小宝的成长舞台。舞台上有一同成长的小朋友白晓静，有如花的武家三姐妹，有朱家嬢嬢和朱家两兄弟，有可怜的臭婆婆等，他们的善良真诚，有的热情大方，有的不合时宜，有的虚伪小气，如作者所说，“老屋里十几二十家房客的冗长日子，像江宁路上梧桐树叶，正面翻过来，就是毛拉反的背面，反面一转，又是蜡光发亮的正面。”这些正面反面的影响就是小宝的成长记忆。讲述十二岁少年的成长故事，其底色终究是敞亮的阳光灿烂，天真、快乐、朴素，黑色的乌云偶尔笼罩天空，苦闷、冲动、失落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人一点点长大，一天比一天懂得事体，这个简单明晰的世界逐渐变得复杂模糊起来，那些弄堂里本来看不见的东西，被孩子们看见了，看见善良、诚意、欢喜的同时，也看见了谎言、陷阱和仇恨。当小说向我们呈现这种看见时，小说便与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关系，这是好小说品质之一。

这部小说还写下了小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。小生活是弄堂老屋里的春夏秋冬、锅碗瓢盆、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；大历史是特殊年份里的革委会、唐山大地震、新天新地。小生活是葛小宝在四季里东游西逛的所见所闻所经历；大历史是主宰人们命运的或明或暗亦有亦无的那种神秘力量。

《静安1976》是一部精致的作品，它留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。如果你想从这个小说里得到明晰的题旨，或许你会失望，但如果你抱着“来看看，过去那一年发生了什么”的态度来阅读，你或许会收获满满，思绪绵长。